

列傳

1004
109
121

劉平 弟兼濟 郭遂附

蔣偕

張公平

王果

康德興

王安國

蒲宗孟

薛向 子嗣昌

任福 王珪武英系擇取傳 王仲寶附

張忠

史方

郭認

張昭遠

李清臣

黃履

章燾

景泰

郭恩

盧鑑

田敏

王安石 子雱 唐炯附

安燾

蔡挺 先抗

王信

張岳

李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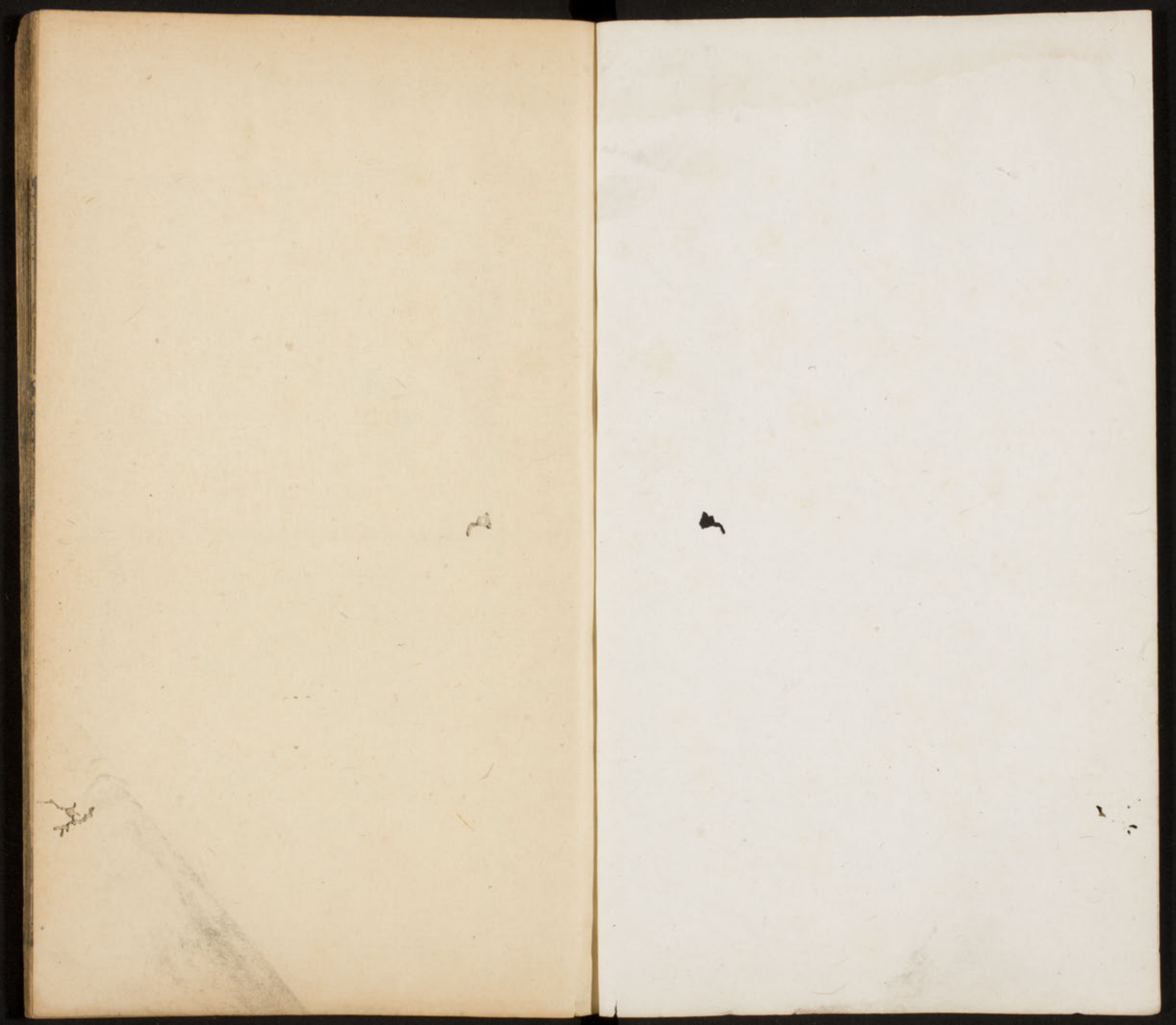
侍其曙

王安禮

張璪

王韶 子厚 案

明監本宋史 卷八十二





列傳卷第八十四

宋史三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節度使尚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建寧軍節度使勝等奉

勅

劉平 和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 魏武 英 桑 傅 中 實 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

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禮記

進士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夫

陵縣徙南充夷人寇涪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

率卒士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

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為

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愆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糜糜族數及覆平潯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質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原路兼知渭州則為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黨今隸則部慮倚蔽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伏庫為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問狀復為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為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

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者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以淺
文薄伎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
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倚擬短長妄
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
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
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
年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
反遷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
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
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

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
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
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
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
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
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
李尋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
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因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
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
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

殿
本因作因

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搆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彊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

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朞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詔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

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
昊潛結契丹互為掎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
輕者為先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
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
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
軍趨土門既又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
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
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
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
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方侯政郭

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
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
遇步兵及德和方侯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餘
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方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為
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以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
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
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
平左耳右頸中流矢且吞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
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
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

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
德和執轡語曰當勒丘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
不從驅馬遁赴甘泉王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
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
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
人偽為戍卒逆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譟曰
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
合擊絕官軍為一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
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
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

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

亦詣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

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
氏為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錄
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才死生于賊中及石
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沒于興州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
大旨為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
衆捍城州賴以完擢閣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
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
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

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無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没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仇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無濟第曰縱飲于鞠繆為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亡殺其酋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斬所獲悉徙鄜州元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無濟論下嚴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出原路鈐轄以知寧州又知原州徙莫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

撫副使擢西上閣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莫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慶州柔遠砦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閣門祗候為泰州三陽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

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
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
復馬以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
秦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
兵注射之中馬馬斃仆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
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
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
仁宗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
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方袍遵用
鐵杆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皇祐

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達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
由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
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界大河
斥堠疎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
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
命四十日而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圍練使為鄜延
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
慶路副總管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
亭堡謹斥堠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守

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壻成暘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二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

之以試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收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

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搶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

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內殿崇班訾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為琅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繼糗糧子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

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褰劔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為敵所仇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為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後為東上閣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沒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為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為忻代州同巡檢會州

將出獵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柰何既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權場改右侍禁閣門祇候為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偽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錄其

子三班奉職永符為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水昌左侍禁姪永保左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丘人勇力過人善用劔及鐵簡有謀略其為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慤舉進士有名懌以再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

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邠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為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劔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邠城尉天聖中河南諸

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時出攘
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為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
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偽為宣頭以示懌牒招致
之懌不知其偽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
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
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巡檢
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巡檢擢懌
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
十二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
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

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
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跡盜
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為具飲食如事
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而以餘遺
媪媪以為真盜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一媪曰彼聞
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
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
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
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
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

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為致閣門祇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益辭之不許寶元初

遂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遷內殿崇班郾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湜皇城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尚氣初以父蔭為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軍遷將作監承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

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傅避去傅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柰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自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傅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傅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傅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為太常寺太祝璩為太常寺奉禮郎璋為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為刑部史補齊州章丘尉以捕群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召對改右班殿直為鎮定保深水寧天樞六州軍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輩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降左右欲殺之為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擢閣門祗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為河北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為河北提舉捉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奏以自隨徒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

累賜金帛給錢使契丹積遷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
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獲首領百五十羊馬
七千詔獎其功凡五年遷巡護惠民河堤岸遷供備
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戎軍蕃族內寇
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二州以西京左
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轄改西上閣
門使建言緣邊博糴屬羌苦之數逃去請寬其法使
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閣門使元昊寇延州
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連于長雞
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為涇原路總管安撫
副使燕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不整山俘馘
數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
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
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
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
徙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示衰奏
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
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勦者三夫
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

死意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度幾烈
三者哉

列傳卷第八十五

宋史三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赤奉
勅修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興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
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
誠恐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脩城池儲資糧以

備不虞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
遷都官知成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秦知兵
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
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
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敵騎逾平涼至潘
原秦率兵五千從間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迴
逗遛不進秦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
守彭陽秦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秦陰
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敵欲遁去將校
請進擊秦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

級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
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
中屢有戰功爲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璪
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
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
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
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
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
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

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為

貝州城下却總管城破則道信率兵執則而遷餘黨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將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進士補韶州司理兼軍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詳斷官密州豪人王解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解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解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秘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逾年為沿邊計置青白鹽使

用龐籍范仲淹薦為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
知汾陘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為鈔盜偕得數輩腰
斬境上盜為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鈔轄明珠康奴誘
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
牛羊千計所得皆剗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
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鈔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
州鈔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
年徙恩州領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
增虛直給以京師射取錢皆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
者偕使州倉為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

質得緡錢以補食為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

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鈔轄滅方圍廣
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
頭安撫揚旼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
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
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
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
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圍練使欲斬侍從官
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
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為教駿有軍校忠招歛
忠歐殺之坐配鼎州既遁去為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
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
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
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懷智高
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
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
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
戰功為團練使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
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潭不能奮遂中標槍死錄

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
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為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
班殿直閣門祗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
醇凡四人封長女為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為左侍禁閣門祗候歷延州
西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
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為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
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
使累勞補崇儀使為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
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

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歛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一堡以據其地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二千後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臨砦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

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調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用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峯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湏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

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
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
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
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
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
扶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
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
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不肯降廼自殺贈
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錄其子弟有差給
舊俸三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略善騎
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
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
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
阿遇語屈留岳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鬻啗岳岳引
刀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鋏指岳腹而毅
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子也翌日
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
驚服遺岳馬橐駝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
殺偽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勳一軍元昊犯鄜

延詔麟府進兵岳以都教練使從忻繼閃破浪黃党
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偽軍主教保以功補下班殿
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
得前康德輿管勾卓馬司事遣岳馳騎五十往護之
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岳拔矢鬪愈力奪
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庫下賊
將登衆置岳城破矣岳乘陴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
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
入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然
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岳為麟府州道路巡檢至深

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
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岳以計于張亢得步
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
道破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
下岳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
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
頭供奉官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岳與諸將一日
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參些砦俘獲萬計遷禮
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岳為麟
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張亢脩並

峇堡障初議置安豐峇於石臺神岳以為非要害之地遂峇徙於生地骨堆以扼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峇地可乎岳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俱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岳隨羌疾馳効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撩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

檢又以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窄務擢閤門祇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為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脩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䟽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

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
行者無患復為滑州脩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
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
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
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為河
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
佳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
非有將率之材也秦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疆
鋒頗知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

之寇恩怵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
岳之驍勇固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廼明習
水利以吏材稱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
殿侍再遷三班奉職為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
殿直閣門祗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
乘驛往視自竹踈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
五百餘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
就知邵州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
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討捕降其

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杜忽等十九人
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脩南
北江五砦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
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
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
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先是磨媚浪壹托
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內寇方諭以恩信乃傳箭牽
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邊費徙慶州遷禮
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歲餘遷愛州刺
史為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
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
繼遷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
賊焚其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閣門祿候為本路兵馬
都監復出蕩拔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
州提點賊盜公事尋為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
遷聲言石隕嶺前有文曰天誠爾必為中國忠鑑時
為承受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詐為之以欺朝廷
也宜益為備至是繼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
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

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以告有詔徙老幼多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播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飢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州就為環慶路都監燕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宮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為環慶路鈐轄燕知環州改為上閣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為臨穎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

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為脩河邢監未幾皆寵以渭為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燕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階州以澶滌數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息信諭酋帥復其裝遷軍器庫副使歷知京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略任邊者李諸以渭應詔從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入作使擢西上閣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弒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為

百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吳中判

元昊表至指稱臣可漸服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至是敗為尚食使知汝州從賊州元昊犯邊言者並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為審刑院詳議官遷殿中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尚食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謀者先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奏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

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轄又據保州果坐責揚士眾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土閣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汶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

道使者共議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洛州肥
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
往既至閉閣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
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
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
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槍陣法其制利山川險
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
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言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
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以母憂免官用宰相
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堤岸特富弼

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
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淖沱後唐河以
注塘治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鶴鵠陂下注北
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
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
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
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
汾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顯言諮有巧思自為
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
上帝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

為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
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
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閣門使知
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
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
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
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
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
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
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聚斲

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
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時三司議
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
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
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
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
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
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
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

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戡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柏嶺

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斲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涿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齋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砦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隆遣部將逆戰為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

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
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
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為內自僚直
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
堠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
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從
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斲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
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援出之真宗幸天
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
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

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
為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真
授單州刺史後為邢州 王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若兵
馬鈐轄領騎兵三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
為契丹鄉導敏自負憂王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
定州遷北平武總管賜金劔賜以便宜從事至是契
丹復入寇復與敵戰楊村斃之敏謀知契丹主去北
平十里蒲陰駐營二旬夜率兵六萬破其營帳契丹主
大驚問接覽曰今日敵者誰接覽曰所謂曰廂使者

犂丹三日三鋒銳不可言遂引衆去敵攻瀛州不下
欲乘虛犯貝魏詔敏與魏龍張安三路兵入敵境縱
擊以亭其勢敏出西二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
獲人畜鎗仗以萬計等詔三路兵遠定州敏遇敵于
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犂丹請和乃徙敏鎮定
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填定路總管徙永興軍
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為環慶路都總管
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
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
與部豪往還納賂為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

禦使既而以虢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為環慶路都總
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
伐雖晚不自飭而朝廷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
不第以父任為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閣
門祇候為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
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
牧牛羊為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
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
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

及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徒永興民
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
設方略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
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
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
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
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
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
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
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

二年黎州夷人為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首首

殺之為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

擒其首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必

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慶州駐泊都監張繼勳領兵

西突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

請諒之真宗謂王曰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

許夷人平邊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宣州會歲

飢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之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

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內侍使提鄂州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平曙為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

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與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
曹光實後李繼遷獲其妻妻權崇儀使武州刺史贊
元死直宗追其功命德與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
原路走馬承受提舉門使候河審陽武埽詔遣德與
完養慶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權貨務皆兼領埽
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
賜德與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
世邪德與懼其復仇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
供奉官用樞密使曹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

都監達汾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

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

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

嘗勾攝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也羅為屬侍求錦袍驛

料德與不與也羅頌以怒言後有諸也羅與賊通戰

則反射德人也羅無以可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岳間

之也羅羅曰我豈附賊者邪言遂死耳

岳以告德與也羅叛德與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

德與不曉曰今日豈無事乎部時邪言曰叛者特也羅

非叛附賊也請為其死也與外崖谷中聲言隨馬死

安知僕後之德也。德與等終不出及陷豐州。德與與馬步軍副總管李元兵馬轉揚懷忠被兵不出戰。但後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藉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與等終不出。及陷豐州。德與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與止坐不出戰。降

為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開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閣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頃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與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克墊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冀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為亂。德與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寇。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園中。昭

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推左班殿直寄班祇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為忻州都巡檢改閣門祇候知火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閣門副使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閣門副使俄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閣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獻言歲會四推場之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權場所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捍其衝徙廊延路兵馬

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志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脩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為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

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
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列傳卷第八十五

列傳卷第八十六

宋史三百二十七

開禧國言在國權國畫前書君相權國更領繼廷事都總務殿等奉

勅修

王安石

子雋

唐桐附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負外郎安石

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

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方生魯墨攜以示歐

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及書淮南判官舊制

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行調知鄞縣起堤

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數與民休息以償俾新陳

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其言傳為相薦安石恬退
 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
 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
 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
 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
 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
 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
 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

加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
 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以可用之
 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
 無一旦之憂乎頃蓋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
 以漸期合於當世也變法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諱而
 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得安石當國其所注措
 大於昔祖此言成。集賢院未見。館閣之命屢下安
 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
 數拜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

累日聞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焚而去又進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圃鷄其儕來之不與特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而安石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勅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有斬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

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疆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毋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

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

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為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為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

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異辭謝

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

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
遂寢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
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顛張戩陳襄陳薦謝
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
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
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
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
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
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
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

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
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
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
有之亦不足恠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
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憊愚為人所感動者豈應為
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
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後錢安石白
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
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
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其疆

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垵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

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脩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

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
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
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
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
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
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馮京曰
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
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
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
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

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
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呂
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
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
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
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
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
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
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

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
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
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䟽言晉
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
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
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
所亦曰德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

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

書又世所禁謄寫

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
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
官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
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
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
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
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

怒自草敕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

上頗厭安石所為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除溥詔事雱以進至是皆在安石之身相也屢謝病求去及于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辭喪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楚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節享神宗廟度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三朝列于顏孟之次進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為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節其王封初安

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項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
居金陵又作字說多字繫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
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
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
官至歐日為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
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
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隱作
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安石性強伎
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
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

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
早引去泊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
雱

雱字元澤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
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
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
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
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
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

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魯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

遽曰：「兒誤矣。」卒時年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垌者，以父仕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

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

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

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

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

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

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安石易已元奏

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和陞

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垌伏地不起，遂召昇殿，垌至御

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佞請對陛下——陳之
乃指笏展疏曰安石曰王安石逆御坐聽劄子安石
遲遲詞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
而進詞大驚宣讀凡六十條天略以安石專作威福
魯帝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
陛下文齊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
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權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
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臺官張
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肯附已者雖不
肖為賢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及及止之詞慷慨自若

略不退懾讀已下殿身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
安石為之請去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登
縮申救之且自劾縲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
廣州軍資庫後徙言州酒稅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
德經濟為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
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
革為先務利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
人買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盜遍屠流毒四海至
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

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
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
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石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授河東唐介辟
熙寧中廊廡路城囉兀可東屬民四萬負餉宣撫使
韓絳撥使佐設餼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
不習武事今賦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
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
軍皆覆公弼勸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
有陰德相與其之初絳專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

以狀聞詔即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
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
非之公藩臣乃欲隄進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
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
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
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
州召為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
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蘇軾下御史
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
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

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賞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擯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瑋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祔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王

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溫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諺云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後容趙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歎曰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城故不利國嗣詔悉去之無慮數千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八其政先於掩骼

理皆未聞遷人之家以利其嗣者亦惻然而罷羅者
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
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
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以薛有素不快者
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術即命
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速一人京師謂
為神明宗室令駢以幾千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
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既多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
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多敗之則不復可鬻此
其炮燧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為戒詔

從之仍奪令駢奉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
纔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
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
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
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
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
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
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
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
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

意解赦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王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

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錄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以為式乃與省中同遂并列置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楊青蔡三州又為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卧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

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為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稱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

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位符堅以最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顯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符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授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書曾布誤其兄際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

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
兄遠使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
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論安石安石對使者
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
議者不以各二第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
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列傳卷第八十六

列傳卷第八十七

宋史三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司 柱國錄軍國軍事 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 都察院 脫脫察

勅修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

兄抗

王韶

子厚

薛向

子師

章粦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
目輒誦稍能戲為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
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
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

韓琦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歲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節向有公事未竟闕銓格判銓張揆擢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仁已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苟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火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

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第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脩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從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隸為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

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脩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

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繼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顯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覲為相顧蘇轍軋已迺摘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

怒輒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為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廊延亡金明若主將張興戰沒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屬吏捕治本澶州娼而為清臣姑子出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

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寃造竒譖以危劉摯等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為魯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為人寬洪不忤害嘗為舒亶所劾及在尚書亶以賊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之賊則不可再為姚勗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

心清臣為之言曰勛以職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
故而加重帝悟薄勛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
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
國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
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
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
群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為誦
數之學未可從吾游當群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
燾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

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
脩薦為秘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
行之吏或迎合求進司農符繳日夜下如免役增寬
贖造簿供手實青苗責保任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
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朝移使京東路過關入見神
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
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
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
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答曰尊中華事大

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又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為知禮即授所倣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剖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未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

改戶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

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堅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竒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脩貢悉如燾策宣仁太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燾以河流入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

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為姑息而大臣稍敦廉恥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穎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

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燾爭之曰上以先后
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
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衣交覬其助已
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諫官來之
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燾不可復
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為儀仗
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常安
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燾
為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

燾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
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
閻守勲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勲請燾
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歆援赦為階亦爭之
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
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
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
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
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

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為湟州戍守困於供億壽在樞府因議者以為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邠州團練副使鄴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葉鄴州特燾君憂不預也終不敢白明闕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靖康時為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歆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緡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脩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論助役安石使璪為文詰之辭曾布請為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歆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同脩起居注自縣令至是才歲餘坐奏事不實

鮮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大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間文武之士一養于大學朝廷既復河隴故因勢戡定夔蜀荆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殿脩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黥徙且破產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脩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

鄭俠等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

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

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

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次升略

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

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

傳致軾於死卒不克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

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為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

受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

無以易此率行其說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祿

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
叅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
環姦邪使佞善親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
危機陷人深交舒實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
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
環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董惇誦蔡確數人
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逢源各得其歡心今
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如是瑜歲乃以資政殿學士
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
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
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
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
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
房兼脩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
祿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執政上其真帝命與宗孟命
察訪荆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
之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
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
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

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
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
病矣俄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
史才命同脩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
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
比而官儀未寵迺加佩魚遂著為令樞密都承旨張
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
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阿欲大
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
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

之曰滿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光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
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然以為密僅一歲御史論
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嚴知汝州踰年加資
政殿學士徙亳杞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
有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斷為哀正而所
殺亦不可勝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
魏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嚴
苦易地頗黠然不樂復來河中卒年六十一六宗孟趣
尚嚴然也而性侈汰戢帑豐每旦割羊豕十豕十然燭三

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
常日盥絜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
浴之別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日養率猶
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笑之曰聞
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減其
失云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
又為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
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宗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
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

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
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
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
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賴敕有司正群祀為
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
定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同脩國史遭母憂去服除
以禮部尚書召時閩中患苦鹽法獻言者衆神宗謂
履自閩來恃以為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
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
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群臣且然况大臣乎

嘉靖丁巳年 監生盧承祚刊

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
厚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
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
刊其制御史霍思言事有肯諫所自來履諫曰御史
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
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
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
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
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

舒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穎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
直學士為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重簾時
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
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
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
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
躋地位同席其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
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
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惇以為北郊止可謂之
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

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
已豈有祭大祗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
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
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將
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罷
知亳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
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
彌謨俾日邇忠謹疏絕回邇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
庶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覲柄用首發紹述之

說以際國是群姦洞之衝決吳墮重為燕巢之禍焉

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瑛也助成事實之法
以壞人材調司馬光者宗孟也訐書黨之事擊呂大
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孽三子抑其
亞乎肅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
確童惇間無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慶州推官拱滿以父
希言當官蜀乞民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亮臣安
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言
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

時有文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提
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提知博
州中飭屬嚴保伍得屠停姦盜者數人誣其宿負
補為吏使之家竊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
歲街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為開
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外事部脩六漯河用李仲昌議
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決兵夫芟穢漂溺不可計
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
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變嶺下南
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託避兄抗時為

廣東轉運使迺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
閩鹽賊率千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
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
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
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賣鹽
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
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歛邊戶入保戒諸砦
無出戰諒柞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
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
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躡驚言有神過三日不

克諒柞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
引却移寇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羗
思順舉族投諒柞倚為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
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柞果疑思順毒之
死挺築城馬練平為荔原堡分屬羗三千人守之神
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
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鉦鼓之法甚
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竒則別為一隊甲兵整習常
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
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纒十三

萬有竒括並邊生地員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
益邊儲取邊民闡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
築城定戎軍為熙寧岩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
守之謀告夏人侯胡盧河挺出竒兵迎擊之夏人潰
分諸將躡而討之虜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
二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
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士
廣銳卒徙營眾憚遷欲為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
十九人詔徙營蕃部歲餼以田贖於弓箭手過期輒
及者為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為蕃漢青苗助役

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鏃搶皆獲其用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為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諳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為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謀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闌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秘閣校理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隄自成德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塹塹大以為利徙廣東轉運使以永銅冶廢官給虛券為市又不償人無所取資衆而絃鑄抗盡給之人得

直以上番馬歲運鹽吳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
綱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
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廣部去京師遠不即至帝見
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論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
者厚勿以常禮自踈也以史館備撰同知諫院方議
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為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
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迎問之抗推原變
異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為知制誥遷龍圖
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郡兵番
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

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為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
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
先帝疾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一羗一百
餘人自少至老肩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
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夢
英宗詔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為家人言感念欵
欵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
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謚吳奎曰抗以
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

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
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爲西夏可取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
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
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坐羌西築武
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
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
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亶大小榆袍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

幸今諸羌瓜分其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棄無之時
也諸種所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之吾
收掌中矣且唃氏子孫嚙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
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
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詔又言
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頗置市場司頗籠商
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
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
地耳又將移市場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
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羅知寧以實舜卿代
且遣李若愚按置石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
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石愚若愚奏其
欺安石又為羅舜卿而命韓績績遂附會實其事師
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

達上韶盜貨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徙遠涇源帝
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
引兵城渭源保夏乞神平破家羅角等王水巴等族
初羗保險諸將謀置帥平地詔曰賊不舍險果闔則
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抹
邦山壓敵軍壓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闔
師小却韶躬披甲冒塵輒下兵逆擊之羗大潰焚其
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稽王受洮為之援餉黨復集
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重暨而潛師越武勝遇稽
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

右正言集賢殿脩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
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韶以龍圖
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洺州遷樞密直學士降
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
木藏城穿露脊山南入洮州境道險隘釋馬徒行或
日至六七瞎征留其當澤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
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宥州豐州洮羌酋若以城
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里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
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
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

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回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
守命撤之選兵得一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
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
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
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
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
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
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盱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
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
焚八千帳瞎征窮蹙馬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

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詔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城樞官吏細故詔欲罷城王安石城詔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贊朝廷即可以至伊吾廬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

退必致不容詔本鑿空開邊驟躋收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中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徃徃股栗而詔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纘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知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詔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

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詔晚節
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
徵云子十人厚家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
羌事官累通直即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
政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
熙河公事會羌酋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瞻與
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散
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
拶姓名曰趙懷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既而
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

以昇懷德而貶厚右內府學正貶智州別駕崇寧初
蔡京復開邊還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
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畏徧奔河南種落更挾之
以今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道內客
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
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
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
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拔湟州
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年四月厚帥
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誠

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
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縱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
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摩游騎登山攻其背
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
來揚沙擊羌目不得視遠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
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
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以且走青唐將夜走之童貫
以為不能及遂止帥一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
悔之厚將軍趣鄯州酋落施軍于令結以衆降遂入廓
州起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知州後明年羅撒復入寇

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
降鄯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
懷德即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設醴泉觀卒贈寧遠
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宋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五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
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鄯州書生託
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
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為乃驗外間謹傳浸淫
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
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昺案外兄也久以爭進

絕還往神降案家便因是達案言其故神曰第往
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其事有之否是
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比首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
即召案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
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
素但勿令鄭書生偕案當立敗即白帝曰案父兄昔
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執帝
驚焉及是日案與筆星至東華門靈素成閤卒獨聽案
入帝齋潔敬待越三夕無所聞乃下案大理獄成集
市焉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為永壽主簿權京
兆戶曹有商胡齋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
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談胡
人者鞠之果妄為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
侍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陳三敬言今板築暴興吏
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問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
宜且葺邊城函關奏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為棄關內
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大下一方有
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
欲因事為邪并治子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

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擁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
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
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售矣有司
主沔議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
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諸主將求歸
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為盜民大恐
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
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貫汝擅還之
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
為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

家今當有以權之遇殺貴則官糴於漕魏載以給邊
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之軍食有餘則坐倉收
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
糴司於大名以向為提點刑獄兼其事武彊有盜殺
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寃脫六囚於死入
為開封度支判官鹽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
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
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十萬占田千
頃向請年閏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
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

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
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為失信商旅遂舉
所關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
孫爭舍令孫正病因驚而死罷知汝州甫數月復以
為陝西轉運副使進為使厚陵役費其助如水昭時
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
為最夏將蒐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主種諤將往
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議
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徇國
有知不稱臣請坐之諤既敗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

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
詣關與辯靖辭窮即罪之神不知向村以為江浙荆
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嵩工利於鹽貨嘗假風水沉
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
為主者冒占悉奪昇厲州諸運皆詣本曹自受遣以地
有美惡利有重輕為立等式用兩漕物為誅賞遷天
童關待制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
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
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
右諫議大夫詔司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

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
負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
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
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
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
又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僉謂
必渝盟向曰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
者懼不如其請故肆謾言以傲倖取成兵來不除道
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
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

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
計筭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
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
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
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
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
詔民畜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
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并知穎州又改隨州卒年六
十六元祐中錄其言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

子嗣昌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八十三

元

監生盧承祚刊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撰入為左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寘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文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為待制

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卿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謀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棗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頰為侍御史忤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棗以叔得象蔭為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對獄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寃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為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

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案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案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豬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

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勝以備夏乃以三月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邊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案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案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案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睨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

統軍寬名阿埋西壽監軍姝勒都通皆勇悍善戰蔡
謀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
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為
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案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
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案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若
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
朱智用咸受美貳事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
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案立邊功為西方最時章惇
用事案與惇同宗其得與事頗為世所疑徽宗立請
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俚其子繹為

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
曰莊簡賻恤甚厚案七子繹綜綜綰緘緝繹繹最
知名繹繹推官為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
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
區晝閉人特錢買物至日盱皇皇無肯售繹飾市易
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
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費一時
商賈束手或自殺繹得訴者所持舊鈔為錢以千計
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

罷絳降兩官絳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為戶部
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逵之妻絳姊也逵漸復元祐之
政絳多贊之蔡京欲擠逵且其絳不附已使其黨攻
之出絳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絳歷通
判常州絳知丹徒縣絳簽判西安州續簽判蘇州案
孫菱承奉卽蓋監蘇州稅俱列仕顯及京復相遂興
制獄傾章氏絳居蘇州或得私鑄錢數巨瞿京風言
者誣絳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疇
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
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傳致如章絳刺面配沙門島

世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竄絳台州
綜秀州絳温州絳睦州續永州是處州蓋均州官司
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寃之孫傑擢龍圖閣直學
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絳常州絳復朝
奉卽通判秀州頃之絳改授內殿崇班絳秘書省校
書卽遷倉部員外卽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越州譚稹宣撫燕山請絳為叅謀加右文殿
脩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稹以錯置乖方罷絳
落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
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不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
平靈夏而茲挺王韶章染輩起諸生委襁衣柯動戎
馬問世孰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矣如耳觀挺之治
兵韶之策敵窠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
勞而董漕邊饑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
善也若厚之降隴拶瞻征取湟鄯鄆州功足繼韶而
嗣昌造孽北伐迺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
道家所戒卒之宋以左道殺縱以鑄錢陷此非其驗
也與

列傳卷第八十七

